

终身失忆人

关于病人H.M.的记忆、疯癫和家庭秘密的故事

[美] 卢克·迪特里希 著 吴张彰 译

PATIENT H.M.

A STORY OF MEMORY, MADNESS, AND FAMILY SECRETS

在暴行结束前，我们要更多地了解它，

关于保护那些无法发声的人，人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终身 失忆人

PATIENT H.M.

A STORY OF MEMORY, MINDNESS, AND FAMILY SECRETS

关于病人H.M.的记忆、疯癫和家庭秘密的故事

[美] 卢克·迪特里希◎著 吴张彰◎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终身失忆人 / (美) 卢克·迪特里希著 ; 吴张彰译
— 北京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8.7
书名原文: Patient H.M.: A Story of Memory,
Madness, and Family Secrets; Random House
ISBN 978-7-5057-4351-9

I. ①终… II. ①卢… ②吴… III. ①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5994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8-2666

Patient H.M.: A Story of Memory, Madness, and Family Secrets © 2016 by Luke Dittrich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Random Hous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eijing Standway Books Co.,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书名	终身失忆人
作者	[美] 卢克·迪特里希
译者	吴张彰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格	880×1230 毫米 32 开 12.5 印张 25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4351-9
定价	49.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赞 誉

一部融合家族史和医学史的绝妙艺术作品。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终身失忆人》是一部优美、亲切而又令人兴奋的散文作品，本书极为重要，讲述的并非是罪恶的代价，而是科学的代价。作品内容深刻，情感丰富，时而尖锐，令人震惊……一部充满才气，又兼具人性的作品。

——《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

引人入胜……迪特里希批判地审视了科学研究的实际过程，这一点正是《终身失忆人》值得赞誉之处。

——《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真知灼见令人惊叹……只要你对现代科学对理解心理疾病的根源所做的尝试，及其偏颇治疗的历史感兴趣，这篇令人着迷的故事绝对适合你……有关记忆、疯狂、家族秘史……

——《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

讲述得非常漂亮……在理解医学伦理问题的领域，本书将可以媲美
美瑞贝卡·斯克鲁（Rebecca Skloot）的《永生的海拉》（*The Immortal Life of Henrietta Lacks*）。

——《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

迪特里希的著作提出了一些全新的问题，让我们思考对 H. M. 的研究要如何进行，研究结论又是如何融入我们对记忆的理解。

——《纽约杂志》（*New York Magazine*）

卓越超凡。

——《连线》（*Wired*）

在精神医学最黑暗的时期的一次突破性研究中，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遇见了斯蒂芬·金（*Stephen King*）……这是一段令人着迷、令人疯狂的故事，也是一篇记者调查的典范。

——《柯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s*）

这惊人的工作的核心……正是迪特里希那段有关他性格复杂的外祖父、患有心理疾病的外祖母、长久以来的家庭秘史的故事，这故事也有关莫莱森那困惑的一句话——“未来和过去都不存在，只剩下一片模糊的瘢痕。”

——《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

在迪特里希那不同寻常而又引人注目的科学和家族史当中，科学家和研究者的阴谋，他们的人格和野心、权力和自负都至关重要。

——《书单》（*Booklist*）

《终身失忆人》在医学的编年史中讲述了一个极富吸引力又令人难过的故事，这个故事将伦理、哲学、人性、神经外科学历史、人类自我的探索都编织在了一起。这对我们理解医学研究、理解我们自己、理解病人 H. M. 都是一份不朽的贡献，这份贡献完整、严谨、无漏，正如一切最好的科学研究一样，它也挑战着一切先前的认知。

——普利策奖 (Pulitzer Prize) 得主

《纪念医院五日》(*Five Days at Memorial*) 作者

谢里·芬克 (Sheri Fink)

在《终身失忆人》中，卢克·迪特里希探索了科学和心灵的界限。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他将一段形象的生活从遗忘中拯救了出来。迪特里希尤其察觉到，尽管我们即是我们所记住的一切，我们也要感恩那些我们能遗忘的东西。这是一篇经典的报道，同时也是一篇经典的神话创造。

——《转吧，这伟大的世界》(*Let the Great World Spin*) 作者

科伦·麦凯恩 (Colum McCann)

卢克·迪特里希在《终身失忆人》中实现了卓越。本书在各个层面都很成功：生动地还原了医学史最著名的病人，揭露了精神病学和神经外科学的黑暗历史，深刻地探索了作者自己的过去。而且这也是一部让人停不下来的著作，好看得像一部惊悚小说。本书值得和另一些伟大的医学史著作，如《永生的海拉》《幽灵地图》(*The Ghost Map*)、《众病之王》(*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 媲美。”

——《脑火》(*Brain on Fire*) 作者

苏珊娜·卡霍伦 (Susannah Cahalan)

我好像是一口气读完这本书的。《终身失忆人》是一部引人入胜、研究深入的作品，内容如同一组俄罗斯套娃，嵌套着环环相扣的过去和当下、记忆和遗忘的故事。卢克·迪特里希渴望了解这位教导了全世界如此之多有关记忆的知识的遗忘症病人，这份渴望引导他来到了自己家族悲剧的故事中，并且带来了一个让人心碎的结局。然而，他展现故事的手法十分漂亮，词句和报道都如同艺术，让你绝不会忘记。

——《诉说屋》(*The Telling Room*) 作者

迈克尔·帕德尼提 (Michael Paterniti)

前 言

那晚的实验室，灯光很暗。一台电脑正在播放派特·麦席尼（Pat Metheny）^① 演奏的埃尼奥·莫里康内（Ennio Morricone）^② 的曲子，雅格布·安内瑟（Jacopo Annese）医生坐在密封的生物安全间里，手里握着一把小刷子，刷着一块大脑切片。切片漂浮在一个黑色塑料盘中的盐溶液里，看起来就像是寿司餐厅里的一片生姜，只是餐厅的人不会给生姜染色。安内瑟拿起刷子，熟练地刷刷碰碰，轻轻地展开了切片。切片的轮廓开始显露出来，即便不是像安内瑟这样的神经解剖学家，人们也可以认出那是什么，从哪个器官上切下来的。

他很喜欢这样的夜晚，助手给他准备好了所有他需要的东西——编号的样本容器、刷子、空的玻璃片，然后助手离开，留下他一个人与音乐和工作相伴。

安内瑟慢慢地将切片放到玻璃片上，玻璃片一半都沉在盘子里，他侧过头，从不同的角度盯着它看，检查切片放置的方向是否准确。直接看着玻璃片时，左半脑肯定在右侧视野中，这就好像盯着这颗大

① 派特·麦席尼，1954年8月12日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市，是一位著名的吉他手和音乐家。

② 埃尼奥·莫里康内，著名意大利作曲家，其作品获得过奥斯卡奖提名。

脑主人的眼睛一样。尽管大脑大体上是对称的，但又不完全对称，安内瑟很熟悉这颗大脑的形状，以及它那微妙的不对称之处。切片中央通常会有一块拱顶状的神经组织，而在此切片上，则是换之以两个洞，两半大脑各一个。安内瑟额外注意，尽量不拉扯到洞口的边缘，不使洞口变形，他费力地用刷子尖端刷着洞口的粗糙外围。这两个洞具有一种历史性，显得额外珍贵。安内瑟可不想因为成为第二位亵渎这颗独特大脑的医生而出名。

几次尝试之后，安内瑟开始把玻璃片拉出盘子。在受训成为一名科学家之前，安内瑟是名厨师，他经常用厨艺类比他的解剖技术。他说，组织学的艺术很像烘焙，两者都需要慎之又慎，也需要一点即兴创作的空间。很快，玻璃片以及上面的切片就被安全地放到了加热器的表面上，要在那里干燥整晚。

安内瑟拿来另一个冷冻剂小瓶，上面的编号是 451，他扭开瓶盖。在他把下一块切片放入盘子里前，他转过头对我微笑。

“看看我要做多少工作才能整理好你外祖父当年留下的这些东西！”他说道。

有些事情是亨利爱做的。

他喜欢养动物。比克福德卫生保健中心（Bickford Health Care Center）就是他在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第一片乐土，那里有四十八个病人、三只猫、四五只鸟、一群鱼、一只兔子、一条叫做萨迪（Sadie）的狗。亨利在中心的后院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坐在轮椅上，兔子趴在他腿上，萨迪蹲在他旁边。

他喜欢看着火车驶过。他的房间，133 号，就在保健中心的最远端。从房间的窗户往外看去，他每天都能看到火车驶来驶去，美铁（Amtrak）公司的火车轰隆隆地驶过对面街上的老造纸厂那栋废弃的

红砖楼。

他喜欢填字游戏。他经常花上几个小时玩那些填字书籍。许多科学论文都写到了，亨利对字谜游戏有着长达六十多年的酷爱，尽管在晚年，他很难再玩字谜游戏了，但还是会玩一些简单的找字游戏。

他喜欢看老电影。鲍嘉 (Bogart)^① 与白考儿 (Bacall)^② 那个时代的电影，比如《非洲皇后》(*African Queen*)、《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西北偏北》(*North by Northwest*)。我们称这些电影为古典电影，尽管它们对于亨利来说并不古典。当他要求看这些电影时，护士或侍从人员就会放录像带。电视机对他而言并不新鲜，电视技术就是他那个时代开始发展的。但是，他从来没有学会如何使用遥控器。

他喜欢和人们聊天。他会给别人讲故事。他会一次又一次地说着同样的故事，但是每次讲的时候都保持着同样的激情。当人们问起他是否还记得他们之前见过时，他总是给出肯定的回答，他觉得他们之前就是朋友，他们一起上过高中。即便是在对这些事情的不确定让他感到沮丧时，他仍然表现得很礼貌、很愉快，也很顺从。当科学家们来找他，带他去实验室时，他从来不会拒绝。当护士让他吃药时，他总是按时服药。只有少数几次，他拒绝了，护士们都知道一种让他配合的简单方式。这个伎俩被用了十几年，护士们都互相传授。

“亨利，”一位护士说，“斯科维尔医生坚持让你马上服药！”

他会毫无例外地服从。

这种伎俩直到亨利去世都很有效。斯科维尔十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他和亨利之间也有十多年没有联系，但这一切都没有影响。斯科

① 鲍嘉，美国 20 世纪 40 年代的著名演员。

② 洛琳·白考儿，美国 20 世纪 40 年代的著名女演员和模特。

维尔在亨利的一生中仍旧是个权威形象，因为在我的外祖父威廉·比彻·斯科维尔（William Beecher Scoville）医生移除了亨利大脑中那很小、但非常重要的部位之后，亨利的一生就停滞在了那里。

我还记得，在我外祖父生命中最后一个冬天，我跟着他去爬一座雪山。

我记得他当时穿着一条淡蓝色的大衣，在我的印象中，这件大衣已经穿得很旧了，和他本人很不搭。《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记者曾经这样评论他：“外表异常的时髦。”然而，我的记忆中就是这样一件破旧的蓝色大衣。或许他还戴着一顶羊毛帽，顶上还有一团毛球，垂到他涂了油的头发上。他一直用橄榄油梳头，这是我母亲说的。

我们当时乘着雪橇。

我还记得那里的雪、亮白的天空、那些树。天气很冷，我们一步一步地爬上山顶。

他身后拖着一支老式的木制雪橇，那支雪橇大小足够坐下两个人。当他走到山顶时，他停下了脚步，回头看着我，等着我上来。

为什么我还记得这些？

是因为当我眼睛、耳朵、皮肤感受到那些光线、声音、材质（光秃秃的树、我外祖父的帽子、靴子踩在雪里发出的吱吱声）时，我的感官获得了一些印象，而这些印象进入了那颗十岁的大脑里某个很小但重要的地方。随后我的大脑开始运作，把这些原始感觉处理成别的东西——记忆。记忆会留在我心里，三十多年之后，这些记忆会在某个时候浮现出来，闪烁不定的记忆被带到光明之下。

我在超越着自己。记忆创造了我们。我们的过去就是我们的现在。这一直都是真理，如此明显而无需多言。然而，尽管是记忆造就了我們，我们却是最近才开始理解我们是怎么创造记忆的。我们如何获得

这种理解，正是我在本书中要讲述的故事。这是一个有着英雄和恶人、悲剧和浪漫、暴力和温柔的故事。我的外祖父扮演了一个角色，但这个故事里不仅仅只有我的外祖父。

这是一个有关科学、自然、人类以及其他的故事。像很多故事一样，它开始于一次跌倒。

目 录

- 1 那次跌倒 / 001
- 2 铅的皱褶与铜的波纹 / 009
- 3 梦想的职业 / 016
- 4 大桥 / 023
- 5 埃琳娜 / 032
- 6 香丸之旅 / 042
- 7 冰水、热火与高压电 / 052
- 8 总好过无所作为 / 062
- 9 残缺 / 076
- 10 2200 房间 / 084
- 11 落日山丘 / 091
- 12 实验成功了，病人却死去 / 095
- 13 无限制使用权 / 106
- 14 记忆复现 / 117
- 15 真空管和碎冰锥 / 127
- 16 她被带入了大海 / 139
- 17 手术台上的普鲁斯特 / 157

- 18 不幸中的万幸 / 168
- 19 亨利·古斯塔夫·莫莱森 (1926-1953) / 178
- 20 天使都不敢涉足的领域 / 193
- 21 猴子和人 / 208
- 22 阐释五角星 / 223
- 23 “他妈的”中心 / 232
- 24 以遗忘症病人 H. M. 闻名的麻省理工研究项目 / 240
- 25 杜威战胜了杜鲁门 / 262
- 26 一个亲切而顺从的人 / 286
- 27 必须去尼亚加拉看尼亚加拉大瀑布 / 292
- 28 病人 H. M. (1953-2008) / 304
- 29 骨灰的味道 / 315
- 30 每一天都是独自一人 / 324
- 31 身后之事 / 346

后记 / 375

鸣谢 / 380

1 那次跌倒

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柯尔特公园西北角，有一座 10 英尺^①高的青铜雕塑，它坐落在大理石基底之上，雕像与公园同名。在基座的一侧，雕刻着塞缪尔·柯尔特（Samuel Colt）这个名字，他是柯尔特.45 手枪的发明者。一个小男孩费力地朝雕像走过去，然而由于他没戴眼镜，所以怎么样都看不清。那是大约 1933 年或 1934 年 7 月 3 日的晚间，确切的年份在之后十多年里成了科学家们争论的焦点之一。他家所住的二层小楼就在几百米开外。他只有七八岁，却已经搬过至少三次家了。因为他爸爸是个电工，收入微薄，哪里有活儿，就往哪里走。每个家都一闪而过，每个家又都是崭新的开始，这时常会令小男孩陷入困惑。他生着金发碧眼，常带着甜蜜而含混的笑意。

公园的北沿有条险路，若是男孩穿过它再从小巷子走，便可以省去一些回家的时间。男孩的视力似乎有些欠缺，但耳朵倒没有问题。他没听见有车驶来的声音，于是直接下了人行道准备过马路。而那个冲下山坡的骑行者，看到他时已经太迟了。

希波克拉底·阿斯克雷庇亚斯（Hippocrates Asclepiades），是一位公元前 4 世纪生于科斯岛（Cos）的古希腊医生，他是公认的现代医

① 1 英尺约等于 0.3048 米。

学之父。虽然他的姓氏显示出，他的祖先是希腊神话中医术之神阿斯克雷庇俄斯（Asclepius），然而希波克拉底却是因为颠覆性地宣称医学跟神并无关联而名声大噪。各种治疗者自人类伊始就已存在，希波克拉底是反对魔法、唯灵主义以及宗教的第一人，而他的前人则信奉这些。和他们相反，希波克拉底却试图在物理环境和身体内部寻求疾病的来源。

这种取向在他所写的《论圣病》（*On the Sacred Disease*）一文中阐释得很清楚。文章的题目有点误导性，因为希波克拉底更倾向于给这个疾病取另一个名字：癫痫（epilepsy），这个词源自希腊语“epilambanein”，意思是“发作”。希波克拉底这样写道：癫痫“并不会比其他病更加神圣；它的本质与其他疾病无异，也有着某种病因”。

他批评那些“魔法师、净化师、冒牌医生和江湖骗子”，说他们“将神圣性作为自身无能的托词和遮羞布”。希波克拉底还嘲讽这些人认为患者的癫痫是众神的显灵：“比如说，若是患者出现山羊一样的举止，或是磨牙，又或是右半身抽搐，他们便说那是众神之母所致。而若患者说话的语调尖利而有力，他们便将这种状态比作一匹马，并说这是波塞冬（Poseidon）^①所致。若是由于疾病而导致常见的失禁，那么恩诺迪亚^②（Enodia）就脱不了干系；若是患者的粪便像鸟粪一样细小而浓稠，那便是阿波罗（Apollo Nomius）^③的造化，而若是病人口吐白沫且双脚乱踢，阿瑞斯（Ares）^④便要受到咎责。”

希波克拉底否认了这些宗教性的解释，自己提出了惊人的假说：

① 波塞冬，希腊神话中的海神（亦是马匹的神，在神话中为人类带来马匹）。

② 恩诺迪亚，希腊神话中一位女神。

③ 阿波罗，古希腊神话中的光明、音乐、预言与医药之神。

④ 阿瑞斯，古希腊神话中为战争而生的神，奥林匹斯十二神之一，被视为尚武精神的化身。

“大脑是此病根源，”他写道，“而这种重大疾病是如何形成的，如何造成痛苦的，现在我将一一阐明。”

当然，希波克拉底接下来对癫痫的病原学解释，并未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在他看来，大脑是个气动的器官，由粘液和胆汁交替驱动。它精密地受控于风，若是在不恰当的时间里，不适宜的风吹到了不适宜的人，便会造成灾祸。举个例子，若是西风一直吹袭着粘液质的儿童，那么这可能使儿童的脑子进入暂时的“混沌”，此时便会出现癫痫症状。希波克拉底对这类儿童的处方是：避开西风而置身北风中，很可能北风能重塑其大脑并让他们恢复正常。

希波克拉底的建树并不在于找到了癫痫的成因和治疗方法（他两者都没找到），而在于他开启了一种正确的视角：关注点不再限于天堂或是奥林匹斯山（Mount Olympus），而是进入了我们头颅内那个更加神秘的地带。

自那之后许多年，很多医生都跟随着希波克拉底的脚步，与癫痫这种问题做斗争，他们向着大脑更深处冒险，想要寻求一种对这种“神圣病”的世俗化解释。

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有个骑行者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的一条街上撞到了那个小男孩，医生们才找到了些许答案。

让我们想象一下自己就身处亨利的头颅里。

让我们想象一下在自行车撞击到亨利之后，在他落地之前的片刻，当时他既不是站着，也没有躺在地上，而是悬浮在空中。

他的大脑也在漂浮着。大脑浸泡在温暖的脑脊液中，同时一切的鲜活感知都往来其间。单车撞击带来的疼痛，双脚骨折的情景，地面极速靠近的画面，自己不由自主喘息的声音，卷发飘扬如同悬在空中的感觉——所有的感受都从其视网膜、听觉通道、皮肤、前庭平衡系